



積雪東征錄

下冊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六年一月發行

(積雪東征錄)全二冊

定價銀五角



譯述者 泰興朱世漆

發行者 桐鄉陸費達

印刷者 無錫俞復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轉角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香港 廈門 衡陽 貴陽 桂林 柳州 梧州 梧州
東昌 廈門 衡陽 貴陽 桂林 柳州 梧州 梧州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積雪東征錄 下冊

第九章

先是夜中少年寢後。大尉李斯德獨過吳篤爾家叩之。吳篤爾曰。少年決鬪。雖爲初次。然以鎗法論之。卽與當世名手相較。吾敢決其必勝。大尉勿爲憂也。此事所恃。盡在目力及心中之鎮定。少年既能兼是。更何足憂。且鬪勢如何者。大尉曰。以背相對。號鎗旣發。乃轉身耳。吳篤爾曰。如是則愈佳。少年發鎗如奔電。吾敢決其必斷敵手兩指也。大尉愕然曰。汝何從知此者。少年固未必至是也。吳篤爾曰。少年實未至此。然其居恆。常以語我。以爲與人決鬪。勢必斷其手指。其習此者已久。所畫之鵠。裝鐵手一。如人放鎗之狀。少年每日輒對鐵手擊之。且以漆染之作紅綠諸色。令敵卽被手套。而吾目光不爲所眩也。大尉聞言。心

亦稍安。而車行之時。乃又擾攘無以自主。反在佛蘭之上。意謂少年卽精於此。而馬夏爾之與人決鬪。已不下七八次。其經歷遠過佛蘭。良不能弗爲危耳。至該地後約二分鐘。少佐與醫者同來。佛蘭謂李斯德曰。觀少佐及醫者。皆如處荆棘中。請以語之。毋以我爲憂也。大尉領首。先過醫者。謂曰。醫士。觀少年所自言。似爲名手。後過吳篤爾。其言亦如此。吾願以一金錢決佛蘭之必勝。少佐曰。甚善。吾則願汝贏此。不願其負也。然馬夏爾之鎗術。精絕無倫。事何可言者。大尉曰。少佐。然佛蘭亦精此。非特不讓。容或過之也。少佐曰。但願天意佑其無恙。馬夏爾爲軍中害馬。吾祝少年鎗子貫其胸骨。李斯德曰。此事則恐未必。以少年告我。不忍殺人。此鎗乃以中其手指也。少佐搖首歎息曰。果如此者。此事定矣。名手與劣手較。用此法固無妨。豈可以施之馬夏爾者。實則尙以胸部爲佳。其面積廣。如君之言。少年發鎗速者。在勢鎗已先出。可操勝算。若欲以中其手。

此非病狂。則自殺耳。可爲吾告之也。時馬夏爾與藍京亦同至。藍京先與李斯德計之。朝暾未上。光線無強弱。又地無樹木。得地至易。而兩人手鎗口徑亦等。乃許各用其鎗。無生疏之虞也。李斯德復謂藍京。吾二人當鬪定。誰人發號鎗者。藍京曰。大尉。吾心餒不能當此。或有第三人者尤佳。少佐及軍醫皆可也。李斯德語少佐。少佐許可。乃以手鎗分授馬夏爾及佛蘭二人。立定。少佐亦執二鎗。一實一虛。去火線十步立。呼曰。吾先問汝二人。事已備否。若不答者。則爲默許。卽放號鎗。鎗聲未動。有移足者。吾右手持實鎗。可以死汝。汝等二人當悉此意。馬夏爾佛蘭皆曰。諾。一分鐘後。少佐呼曰。備否。衆勿聲。號鎗遂發。二人皆立轉。迸然兩聲。幾無先後。然大尉李斯德目注馬夏爾。見其右手微震。知鎗子已他去。更無足虞。同時其手鎗亦墮地。却行數步。以左手持其右。軍醫等皆急至。藍京曰。馬夏爾傷乎。馬夏爾切齒曰。不傷。吾鎗何由墮地。此賊斷吾手指矣。藍

京作色曰。馬夏爾。此言大誤。華君私德。卓然可敬。不應以下流之語污之。馬夏爾不語。色益慘白。勢且踣地。藍京力持之。醫者顧曰。食指已斷。此後不復能放鎗矣。血流如注。不可立止。藍京爲吾割其衣袖。大尉李斯德。君幸持紉布來也。李斯德見馬夏爾墮鎗後。急往與佛蘭握手。賀之曰。天乎。事乃悉如少年所言也。及聞軍醫之言。卽取紉布與佛蘭同行。佛蘭見馬夏爾臥地。變色曰。軍醫此爲何事。吾本取其手指。不虞其中他處也。醫者不及答。則先令藍京縛其上膊。然後顧少佐曰。此鎗確中其指。鎗子上行。斷其腕骨。直至肘後而出。大動脈已斷。膊骨粉碎矣。語後更代藍京縛之。在肘上二三寸許。至血止後始已。復以布繫之曰。在此急救。僅能若此。恐其下膊。尙不免切斷也。倘得一昇牀者。則尤佳。少佐曰。有之。吾先命四人舁之至此。初意當負少年而歸。不知反傷馬夏爾。因發令召之。四人者皆立前。面有喜色。以先此伏草中。飽知勝負所在也。軍醫語

曰。昇大尉馬夏爾歸營。務以輕愼爲佳。藍京可同之先行。吾收拾刀圭後。即可隨來。吾行時未攜勃蘭地酒。得此則尤善。少佐曰。吾有之。卽親赴車中取酒。大尉李斯德謂佛蘭曰。少年留此無補。不如先歸。二人遂行。佛蘭曰。令其挫傷一至於此。心中良爲不安。大尉曰。不安者獨少年耳。軍中見其廢。如去一害矣。雖有以斷臂從軍者。馬夏爾必捨此而去。以非特見傷。半世英名頽喪盡矣。佛蘭曰。卽如太尉之言。吾心中仍無以自解。初望斷其一二指。不料鎗子亦穿其動脈也。大尉笑曰。如不然者。則昇牀中人非馬夏爾爲足下矣。少年之鎗。僅於一瞬目間先出。如中其胸。彼鎗猶能命中。彼以殺人爲意。少年之死可必。況其目光兇狠。似欲得人而食也。所可決者。自茲以往。軍中當更無敢辱少年者。汝之決鬪。容以此爲末次耳。佛蘭曰。甚願如此。吾意不願侮人。亦不以見侮爲意。後此卽有決鬪。亦如今日。但爲他人以申不平。一人得失何足較也。旣抵營前。軍

中皆歡笑。擲帽空中。爭呼萬歲。大尉微笑曰。律以軍紀。不無少過。然少年之得衆意。可以見矣。因搖手止之。而歡聲猶未卽息。旣入室。軍官等皆隨入。一人持佛蘭之手。曰。敬賀少年。決鬪之事。乃得免耶。大尉急應曰。否。少年果斷。馬夏爾手指。一如其語。吾者。惟鎗子自肘後出。醫者言。恐下膊不免。切去也。韋明登堅持佛蘭曰。幸謝蒼天。足下竟得歸矣。卽萬一有不幸者。則吾何以自容。雖明知汝言非譌。而夜來思之。乃恐其聊以慰我者耳。佛蘭曰。否。吾固知其必若是也。行時曾命人備早膳。今飢腸雷動。不知已備否。大尉李斯德笑曰。且住。少年雙腕堅卓。非常。異日與法人交戰者。吾命托之少年矣。佛蘭亦笑。顧曰。登樓就膳。膳後軍官等爭以決鬪之事見問。大尉一一答之。一人曰。惜哉。此法可以待常人。不可以待馬夏爾也。大尉曰。卽在馬夏爾者。其言亦不必深罪。以手鎗名手。一旦爲少年所敗。寧能勿痛。則其言之魯莽。亦所必然。惟令與名手較者。則決

不至此耳。諸少年聽吾言。此鬪卽勝。切勿揚揚如有所得。縱令輕騎隊中。本不喜馬夏爾。然矜氣過重者。反足以動其怒。汝等卽不能緘默。然非有見問者。慎勿語及。而於大會之時。尤宜謹密。以往往二人之事。兩隊至於失和。輾轉尋仇。五六次不已也。況馬夏爾雖橫暴。其隊中人不能爲之分咎。事理顯然。重以佛蘭亦不好以此自炫。佛蘭曰。大尉僕雖愚。不願有人言此也。鎗術卽精。此出天性。無可爲奇。生而長大。豈可以長大誇之於衆人哉。馬夏爾自負其能。挑人與鬪。因而殺之。此與謀殺無異。吾雖去之。心中爲之釋然。而實不可云得意耳。吾姑多病。吾素憶及之。今當往魏河口。少佐當許吾行也。大尉曰。少年。此計甚佳。少佐許汝必矣。佛蘭因往見少佐。少佐顧曰。吾乃未暇賀汝。少年之功。所造於軍中者巨。而於吾隊尤甚。以犯而不校。爲軍中所忌也。司令官言。昨日之事。非少年應敵者。則吾隊將別調。應敵者而爲韋明登。司令官亦必以請之軍部。阻

其決鬪。然如果若此者。則衆且謂我何。卽奉調至西班牙。衆人必以吾隊爲怯弱不任戰耳。此則所感謝於少年者也。少年精鎗術。欲斷馬夏爾之指。而其指果斷。後此軍中當更無與汝挑戰者矣。佛蘭曰。甚蒙過獎。謹謝少佐。僕之所以至此者。意欲乞假半月。一則吾姑方在病中。一則決鬪之事。至二週後。衆人亦漸忘耳。少佐曰善。如少年之言。司令官必副署也。少年以何道歸者。佛蘭曰。當乘公車北行。至獨佛。如得便船。一兩日內可抵故里。以風勢甚佳也。少佐出單視之。曰。今夕果有船行。然吾隊且他調。少年歸後。慎勿過期。且以住址留於隊中。令得以時招汝也。佛蘭曰。諾。乃更往見師陀林。告以歸意。師陀林曰。甚善。九月以來。少年頗攻苦。理宜稍休。然吾則不厭勞也。佛蘭曰。前者每三月後。輒以成蹟報告威爾遜大佐。今爲時已屆。幸爲吾作一書。上次大佐見書之時。乃喜甚也。師陀林曰。近者操演稍輟。少年又得閒時。以讀俄文。學業大進。且往者初

學。不易得益。數月而來。略知會話。則進步甚速。因就坐作書。以授佛蘭。佛蘭欣然曰。恐言之微過耳。師陀林曰。不然。吾等二人已操俄語。互相問答。少年言之無甚差失。此可以自信者。卽所作俄文。不無可商。此以所學。半自口耳。四寸之間。得之於文法。容有所疏耳。然威爾遜大佐。必不繁足下作俄文書記。所需者。獨有繙繹等事。此固綽然有餘裕矣。聞今晨有決鬪。一軍官負傷而歸。然耶。佛蘭曰。然。唯此傷不至死。至多斷一臂耳。師陀林徐曰。傷之者。乃少年也。佛蘭大驚曰。先生何以知之。師陀林曰。以臆測得之耳。少年每以告吾。每月輒出練習手鎗。吾以爲足下非有所大欲者。必不自苦至是。昨夕又破例未能至此。且汝又云。發鎗當中敵手手指。以此三者合之。故知其爲汝也。佛蘭曰。然。此人知吾隊中一少年。不能於鎗。乃恣意陵辱。令人不堪。故吾出而當之。今此事已畢矣。師陀林曰。幸在事後。吾始得知。不然者。如知少年生命。輕於一擲。則不禁爲之

心危耳。佛蘭曰否。此中初無足危。吾之放鎗。可以必中。且神速則愈有以自信。此人好鬪。屢與人爭。自茲以後。當無決鬪之日。甚恐其必離軍隊也。吾以十二時發車歸。未行之前。又當作書上大佐威爾遜。爲時頗迫。自茲別矣。乃出。至獨佛後。果得航船。船主曰。吾船以八時行。佛蘭曰。至時吾當自來。想此船行期。必不緩也。船主曰。風勢順者。明日晚間可抵索珊墨敦。夜中上貨。早間八時可發。則至魏河口時。必在天暮前也。佛蘭遂登岸晚膳。八時上船。舟行頗速。雖不甚寬綽。較之曩日所乘漁船大矣。四十八時以後。果得抵魏河口。密昔斯屈陸拜兒。今長大已如許。然面色尙未改。乃不如吾所期之甚。佛蘭笑曰。倘未留鬚。則貌亦不改耳。密昔斯曰。漁戶畢爾。近知周烈已自南戴遷入內地。惟私商等不能確知何處。亦無從訪問也。佛蘭曰。姑母。近日馬格門何如。密昔斯曰。但知其

常居私船中耳。一週以內。佛蘭遍訪親友。互相過從。皆歡甚。其姑母亦欣然。婢女得間以告佛蘭。謂主母自失少年。終日惘惘。更無樂趣。或自此以後。病勢卽癒。以熟聞軍中事。與少年之得意也。韓德森君時復過此。屢屢道及少年。大佐張博世亦數來。主母言二人皆盛稱小主人。故主母亦喜也。兩日後。一巡丁至宅。招佛蘭曰。大尉唐音斯甚願得見少年。以事關重要也。佛蘭遂與同行。道上巡丁謂曰。公子。先兩日巡船西行。次日復東。十時抵始皇磯。與私船遇。私船尙未上貨。初不見覺。及吾船與之相距。近在數丈間。乃急作遁計。而船員已半登岸。不能行。遂激戰。彼輩皆悍甚。幸不久卽爲吾等所獲。二點鐘後。乃同行入港也。佛蘭曰。舟中皆法人耶。巡丁曰。自其言語決之。其爲法人無疑。十分鐘後。少年已抵巡船。大尉唐音斯與之握手。笑曰。私船於兩年來。大爲吾等之困。今日已就擒矣。其尤爲可賀者。則馬格門其人。卽在此船之中。以從其羽黨得知令

兄之事已白。無可倖免。故殊死戰。胸臆中鎗。奄然垂斃。衆識之。乃招吾至前。馬格門顧吾曰。大尉。今爲汝所獲矣。然吾倦世已久。死亦何恨。請至吾袋中索之。以吾與周烈約。終必爲之洗刷。殺伏克奴者。吾也。非少年也。書中亦一一記之。一點鐘後。卽斃。書亦在此。今以白大佐張博世。少年當以同行爲佳。周烈之罪。其見釋雖不在此。然出自馬親手。則證據尤確鑿。佛蘭曰。大尉得聞此事。不覺喜甚。前者見招。已念及此。以馬格門久居舟中。又不登岸。則知必爲君等所擒也。其人旣死。爲事尤佳。以萬一幸生者。安知其不以大罪盡歸吾兄。用以自脫。卽證據無可諱。寧無遽以爲信者。今者旣死。事已確定。所惜吾兄之得歸與否。乃不可知耳。大尉曰。此事無待論及。周烈之罪。旣得昭雪。則遲速之間。終必歸耳。乃登岸。同造法庭。值韓德森亦在。遂共發是書讀之。書爲馬格門手蹟。由法庭法官立證。語語與周烈符合。衆皆喜。大佐張博世曰。當以書交魏河口報館。

中登之。然後更由倫敦諸報轉載。則數日間此事白於國中矣。佛蘭曰。甚謝大佐。然登報卽衆。吾兄安得見此。大佐曰。甚願其得見耳。令兄奮死爲服克奴報仇。當食其福。少年且坐。不數分鐘吾事卽畢。可以閑語。韓德森事畢卽他去。大佐顧唐音斯曰。今日已讀倫敦報紙否。大尉曰。否。吾事迫乃未及讀。有重要消息耶。大佐曰。否。事無甚重要者。然朝報中所載。頗新鮮有味。內云。本報頃得坎妥訪員書云。近者軍中決鬪之事。有嘖嘖人口者。佛蘭聞言失聲曰。嗟。大佐復讀曰。此爲輕騎隊中軍官馬某與騎隊十五團見習官華某。馬素以鎗法得名。屢與人鬪。值於軍中大會之時。面辱十五團中一新進。華某怒甚。因庭叱馬某。詞意間頗不遜。決鬪之事。遂不可免。兩軍中人皆謂華某年少。又素未習斯術。頗爲之危。而華某實先從吾鎮中一鐵匠吳篤爾者習鎗。陰以戒其證人。謂發鎗者必取其敵手指。令其無從決鬪。言雖若誇。事頗得實。馬某非特斷其手指。

鎗子直入。自肘後而出。兩隊軍醫。因爲切斷右臂。衆以少年一旦挫敗名手。於事頗異也。大佐讀畢。謂佛蘭曰。足下何言。佛蘭曰。事亦無可言者。所恨此事。不當喧傳於外耳。不肖自入軍後。頗習手鎗。有可自信。而馬夏爾尤橫暴無人理。使新進者與之鬪。必死無疑。然不鬪者則被辱者。無以自解。勢且終於自殺。吾以爲力足制彼。故慨然自任耳。大佐張博世呼曰。大尉聽之。此兄弟二人者。似皆出自天授。然少年亦勿自恃其鎗法也。佛蘭曰。否。吾之習鎗。正爲臨陣之用。非以爲決鬪。數日後遂與密昔斯屈陸拜等道別。以舟行未便。乃取旱道東上。

第十章

三月中周烈之軍已至古尼司坡城下。屬南將軍指揮。是時大軍雲集。滿目一望。俱爲法國部屬。所統有法蘭西、波蘭、巴威利、撒遜、普魯斯、奧大利、西班牙諸國之軍。計共屯俄國境上者。爲數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八人。步軍三十二

萬騎士十萬。礮隊輜重稱是。自蒙古人西侵歐洲以來。軍勢之盛。無其比也。然四月中。緩兵不進。軍士心餒。卽老卒亦不免領首。一日周烈與隊中飲酒。一伍長顧之曰。吾等當先時渡河而東。一經至彼。亦無死戰。以大軍如此。俄人何以克當。雖有言者謂自上次和約以後。俄人備戰已久。然俄皇所得之兵。必不過三萬人。其勢固不足畏。所恨荒野寒冬。風勢可怖耳。軍行所需。爲日頗久。而締結和約。尤爲濡滯。倘決意以今年歸國者。勢當立行。顧皇上之意。必欲得聖彼得堡或墨斯科二處。卽可住。然以駐兵六十五萬。則勢所不能。或者先遣西班牙諸軍歸國。獨留本軍駐此耳。人卽善戰。不畏死。然數戰以後。必與休息。如遷延不進。勞苦道路。則紀律漸失。人懷怨望。況衣服破陋。何來供給。吾乃願其卽歸也。五月十六。拿破崙抵屈來斯敦。與奧皇、奧后、普魯斯王、撒遜王、及日耳曼中諸侯王商會。日夜歡飲。爲時又半月。拿皇心中亦知一發不可立收。今冬決